

消毒水的气味尚未散去,章梅搀扶着父亲穿过123号小巷。老人忽然驻足,枯瘦的手指颤巍巍地指向斑驳墙面——稍显褪色的照片里,万佐成和熊庚香的笑容被岁月磨出毛边。

两年前,89岁的章父因癌症反复入院。漫长的3个月化疗期间,外面的盒饭不合口味,两人一顿饭要花20多元,为了给父亲补充营养,章梅绞尽脑汁。“直到有了小巷里的这间厨房,父亲能吃上我做的热乎饭。”

2月13日一早,元宵节刚过,父亲复查结束后,章梅陪着他再次来到巷子里。“身体还好吗?来医院后,最想的就是来看看你们。”章梅走上前,拉住熊庚香的手。

这是一间癌症病患共享的厨房,与江西省肿瘤医院一墙之隔。

22年,8000多个日夜,1道菜1元。这间厨房的主人,万佐成和熊庚香夫妇,全年无休地守在这里。他们最常说的,是“吃饱饭,活下去。”

但是,再怎么朴素平常的愿望,也会撞上残酷无情的现实。当持续的化疗让嘴里都变得发涩发苦,一碗饱蘸家味道的饭,似乎能瞬间刺激味蕾,短暂地驱散病痛和伤悲。

在“抗癌厨房”,炉火里藏着希望。

生火

凌晨4点,南昌的冬雨敲打着玻璃钢棚。

天没亮,万佐成起床裹上棉衣,套上围裙,生火烧水。另一边,妻子熊庚香也忙活起来,淘米煮饭。

巷子约莫10米长,与江西省肿瘤医院仅有一步之隔。一面墙分割了两个世界,重症监护仪的嗡鸣在巷子里消散,代之以炉膛中煤块烧灼的“噼啪”声。玻璃棚顶下一盏灯亮得刺眼,燃烧的火苗在炉灶里忽长忽短。

“抗癌厨房”并非真正的厨房,它栖身于医院一旁的窄巷间,格局简单而朴素:巷子宽约3米,炉灶沿墙依次排开,案板相对而立,几十口汤灶吞吐烟火,高压锅的“呲呲”声此起彼伏。

72岁的万佐成蹲在灶前添煤块,如同老农侍弄庄稼般熟稔。火苗渐渐蹿起,映红了他的脸。煤灰在空气中飘散,簌簌地落在沾满油渍的围裙上,像落了场细雪。

天刚亮,炉火“呼呼”地烧着。大铁锅里的水开始沸腾,4口大锅里的米饭冒着热气,蒸汽在厨房里弥漫,混合着米香和煤灰味。

不到7点,一位中年男子拎着兜小白菜走了过来。

“水烧好了,直接用。”万佐成抬头看了一眼,顺手把灌满热水的暖壶递过去。

“今天煮个青菜面,好消化。”中年男子边点头边忙起来,像在自己家一样,菜刀开始在案板上“咚咚”作响。

上午9点,一波一波病患和家属陆续赶来,手里提着菜和肉。大约3米宽的巷子被挤得满满当当,洗菜声、切菜声、炒菜声、锅碗瓢盆的碰撞声,滋滋啦啦,叮叮哐哐。

洋葱炒蛋、西红柿炒蛋、清炒菜心、玉米排骨汤、鸡蛋肉末汤……出锅的每一道菜,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常味道。

混熟的病患和家属,彼此会无所顾忌地开玩笑,医院的气氛有时太压抑了,他们需要喘口气。

中午12点刚过,陈明强把洗净的老鸭放到案板上,左手大拇指和食指用力掐住鸭肉固定,右手摆弄着一把并不锋利的刀,在鸭肉上来回切割。“爱人乳腺癌化疗,营养得跟上。今天我专门跑到菜市场,挑了只老鸭,给她炖汤最合适。”

炉火跳动,锅里的油“滋滋”作响。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气,菜的清新、肉的浓郁、汤的温润……

“平时在家都是爱人做饭,我做得少。”陈明强尴尬地笑了笑,眼角的皱纹褶了一条又一条。

他说,想好好做饭,让爱人能多吃点。

万佐成和熊庚香,用爱和坚持,在平凡的生活中,演绎着不平凡的故事。

借火

“如果没有那次‘借火’,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‘抗癌厨房’。”万佐成喃喃地说。

30多年前,万佐成和熊庚香在南昌周边乡下种地,1993年来市区开餐馆。2002年,他们换到这条123号小巷,摆摊卖油条。

那个时候,夫妇俩每天凌晨起床,和面、点燃五六六个炉灶,炸上油条、麻圆还有果子。

2003年某天,临近中午,油条已经卖得差不多了,万佐成准备收摊回家。就在这时,一位中年妇女提着菜,难为情地走到摊前,有些犹豫地问:

“大哥,能不能借您的炉火用一下?我想给孩子做顿饭。”

中年妇女的声音微微颤抖,似乎在极力压抑某种情绪。

“孩子怎么了?”万佐成抬起头,看了她一眼。

在她身后,头发灰白的男人推着一辆轮椅,轮椅上坐着个男孩儿。

轮椅下方,裤管空荡荡的。

“是骨癌,已经截肢了……他就是想吃我做的菜。”妇女顿了一下,声音有些哽咽。

万佐成心里一阵酸楚,没有再多问,只是默默地往炉子里添了块煤,让火更旺一些。

一盘西红柿炒蛋很快做好了。妇女把菜装进保温盒,仔细盖上盖子,转身道谢。

万佐成摆了摆手,“以后孩子想吃天天来都行,炉子随时可以用。”

“这怎么行?我不能白用您的火。”妇女愣了一下,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没事,这是炸完油条多余的火,不用也是

G 特稿 221

如果一个人上午确诊癌症,中午他应该做什么?
吃饭,好好吃饭。
“吃饱饭,活下去。”
这是123号巷子里的人们,最常说的一句话。

炉火不灭

本报记者 王晓颖



“抗癌厨房”位于江西省肿瘤医院一旁的巷子里。

浪费。”万佐成指了指炉子,“你们天天炒都可以,我不收钱。”

后来他们才知道,在来到小巷前,这对中年夫妇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孩子,沿途问了一家又一家门店,全部被拒绝。

从那天起,夫妇俩的油条摊多了一项“服务”——免费给病患家属提供炉灶做饭。

很快,借炉火的消息在病友圈传开。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,有时还会几十个人一起来。比起买盒饭,许多病患家属更愿意自己做饭,不仅省钱,吃得也更合胃口。

万佐成索性多添了几个煤炉。久而久之,这里成了病友们约定俗成的“抗癌厨房”。多的时候,一天有300多人进出小巷。

可是,没过多久,万佐成发觉,来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一打听才知道,因为每次来做饭都是免费,大家心里过意不去。“多少收个油盐钱吧。”有病患家属说。

拗不过大家的坚持,万佐成答应炒一个菜收5毛钱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厨房始终处于亏损状态。夫妇俩靠着开早点摊的营生,勉强填上亏空。直到2016年,水电和物价普涨,他们才涨了价,炒素菜1元,炒荤菜2元,煲汤3元,勉强维持收支平衡。

万佐成自己钉了几层木架子,油盐酱醋、八角桂皮这些瓶瓶罐罐挨个码齐。下面几层架子上,铁皮锅、高压锅、暖水瓶添了又添,蜂窝煤更是一买就是1500多个煤饼。

最显眼处,还贴着一张褪了色的红纸,歪歪扭扭写着:调料免费。

烟火

厨房里有4本留言簿,已经被经年累月的油烟熏得泛黄。上面的字迹或许不够漂亮,谈不上工整,甚至还有勾勾画画的痕迹和错别字。

有人写道,“这间厨房让我们在绝境中得到温暖……在最后的人生旅途中享受着人间美味的烟火,吃上可口的饭菜……”

还有人写道,“年三十晚上我们在一起过年,今天烧菜都是免费的,没收我们一分钱。”

2021年12月8日,病患家属袁建在留言簿上写下了几行字:

“今天来爱心厨房做饭,这儿的老板娘挺和善,夫妻俩看我面生,知道我是第一次来,给我详细介绍了一遍……”

袁建是位收入微薄的务工者,生活的重担早已压得他喘不过气。妻子罹患乳腺癌住院治疗,几十万元的医疗费近乎掏空了这个小家的所有积蓄。

病得看,饭更要吃。一日三餐成了袁建的心头病,他每天都想着,妻子能吃什么,不能吃什么,怎么吃既能营养又能划算点。

“孩子怎么了?”万佐成抬起头,看了她一眼。

在她身后,头发灰白的男人推着一辆轮椅,轮椅上坐着个男孩儿。

轮椅下方,裤管空荡荡的。

“是骨癌,已经截肢了……他就是想吃我做的菜。”妇女顿了一下,声音有些哽咽。

万佐成心里一阵酸楚,没有再多问,只是默默地往炉子里添了块煤,让火更旺一些。

一盘西红柿炒蛋很快做好了。妇女把菜装进保温盒,仔细盖上盖子,转身道谢。

万佐成摆了摆手,“以后孩子想吃天天来都行,炉子随时可以用。”

“这怎么行?我不能白用您的火。”妇女愣了一下,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没事,这是炸完油条多余的火,不用也是



巍地抬起头,跟万佐成打招呼。

“我是来见你最后一面的。”老张声音微弱。

“医生说我没有3个月,可现在3年过去了,感谢你这3年给我的关心,让我吃到了合口的菜,我没有遗憾了。”

万佐成握住老张的手,隔着一层粗糙的皮肤,他清晰地摸到凸起的关节。那句“我是来见你最后一面的”,不断在万佐成脑海中回响。

他看着老张,那张熟悉的笑脸,此刻显得格外苍白。万佐成明白,这是最后的告别了。考虑到老张作为病患的情绪,万佐成只能强忍着悲痛,努力挤出一丝笑容,反复说道:“别激动,回家好好休养,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。”

老张没有再说话,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担架缓缓被推出厨房,消失在巷口的阳光下。

几天后,这间小小的厨房,又少了一位老朋友。

薪火

退休后的彭纶洪,找了份不领工资的新工作——每天烧开几百升水。

这天上午,他接上万佐成的班儿,把30多升的水倒入厚重的铁锅,随后站在灶前,静静等待水开。

热气升腾,模糊了他的眼镜片。

等待的时间虽然漫长,彭纶洪并不觉得枯燥,“我想尽自己所能,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,在这里当义工很快乐。”

如今,厨房里的炉火愈发明亮。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和志愿者走进了巷子,像一根根柴薪,燃起星星点点的微光。2021年,由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牵头、石泉村配合协调,为“抗癌厨房”启动整体改造和周边提升项目,对厨房内部的炉头、台面、货架、洗菜区、面盆、龙头进行改造,在户外小巷搭建挡雨玻璃钢棚,并给墙面贴了瓷砖。2022年,由青山湖区政协牵头,对厨房生活废水进行分流,提升厨房内部照明、改造顶部防水,为病患及家属提供了更多便利。

2月的一天,章梅重回巷子时,发现这里摆着一排排整齐的电磁炉,厨房里少了煤烟的呛人气息,多了几分清爽与便捷。

所有的支持,都离不开钱来做支撑。自2025年1月1日起,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新增91种药品,总数增至3159种。肿瘤、慢性病、罕见病、儿童用药等领域的保障水平得到明显提升。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,大病医保报销比例逐步提升,病患和家属的负担得到一定程度减轻。

姜春兰是巷子里的一位意外访客,她在得知南昌有这样一间厨房后,专程赶来看。来之前,她的母亲在外地治疗癌症,“住院期间母亲胃口很差,买来的饭菜常常吃不几口。”

“回想起来,自己小时候一直吃着母亲做的饭,但在母亲住院期间,我却没能做几顿像样的饭菜给她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”

这份遗憾,姜春兰难以释怀。“如果母亲过世前,能吃上我做的菜,会不会更合胃口,也能吃得更多点。”

厨房的砖墙上写满密密麻麻的数字,病患和家属留下电话号码,邀请夫妇俩去家里做客。有人连同地址一起写上,有人画个歪斜的箭头指向自己的姓名。更多的留言,早已因日积月累的烟熏火燎而渐渐模糊。

电话很少拨通。万佐成和熊庚香知道,其中大多数人,早已作别这个世界。

晚上9点,最后一位家属打包好饭盒,带着饭菜匆匆走出漆黑的巷子,返回一旁的肿瘤医院。

万佐成和熊庚香开始给自己做晚饭,火苗跃动,热气蒸腾。

几个小时后,到了新的早晨,这里的炉火,依然温暖如初。万佐成夫妇和无法回家的病患及家属围坐在一起,做菜、包饺子、拉家常。

笑着说。

忙完这些,已经是下午3点。夫妻俩给自己简单炒了个菜,算是这天的午饭。

早些年,有的亲戚不理解,觉得一间厨房把这老两口“困”住了,“天天跟癌症病人打交道,当心沾染‘死气’。”

可是,年过70岁,夫妇俩觉得自己已然迈入人生的新阶段,“年纪大了将来什么可能性都有,不管怎样,我们都能坦然面对。”

“厨房离不开人,去哪儿都会想着厨房里的事。”22年间,万佐成和熊庚香几乎没有出过远门,也很少出去旅游,就连荣获“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”也没去现场领奖。

因为他们担心一旦离开,病患家属就没办法在这里做饭。

虽然万佐成常常絮叨着说“厨房离不开人”,但他心里清楚,自己同样离不开这些病患和家属们,“我们离开了他们,也会感到寂寞”。

万佐成说,这间厨房是他一辈子想做的事,是他的理想,也是他选择的路。“在里面的每一天,虽然忙个不停,但精神上是很充实的。”

今年除夕,万家灯火通明,这间厨房的炉火依旧温暖如初。万佐成夫妇和无法回家的病患及家属围坐在一起,做菜、包饺子、拉家常。

“越是过年的时候,我这里越不能关门。”

这是夫妇俩定下的规矩,每年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七,厨房照常营业,分文不取。

望火

老张刚来巷子时,万佐成完全没看出他已经是肝癌晚期。

医生说,老张只剩3~6个月的寿命。但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病容,既不黄也不瘦,走路时甚至带着一股劲儿,仿佛还能再干几年农活。

“能吃一点算一点!”老张总是笑眯眯的,语气轻松得像在唠家常。

除了挂吊瓶的时间,他经常步行到厨房,找万佐成聊聊天,说说田里的庄稼,讲讲“想当年”的故事。

</div